



俄罗斯如何看待乌克兰危机

保罗·J·桑德斯¹

编者按：乌克兰危机会如何演变？美俄关系会走向何方？欧洲能否避免一场新冷战？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困扰各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其答案也将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近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文，坦陈俄、美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并探讨了美国的几种政策选项，为我们观察和判断上述问题的前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特予以摘译推荐。

虽然乌克兰的不完全停火比今夏的激战要好得多，但这是否会在基辅和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之间、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或在美俄之间促成可持续的和解，还远不明朗。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Andranik Migranyan），一位在纽约运营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民主与合作研究所的分析家，最近在国家利益中心做了一次演讲，就莫斯科方面的看法提供了有益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和西方的主流观点和期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米格拉尼扬对乌克兰危机根源的解释，与那些在美国和欧洲流行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例如，他坚持认为，这场危机不是“俄罗斯发起的”，莫斯科是被迫对美国的行为做出反应。具体来说，如果不是布什政府试图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成为北约成员，有安全感的俄罗斯是不会想着“霸占克里米亚”的，正是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启动了这一过程”。他指出，在克里米亚占多数的俄罗斯民族——以及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会——自俄罗斯和乌

¹ 保罗·J·桑德斯（Paul J. Saunders）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执行主任、《国家利益》联合出版人，2003至2005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本文原文发表于 The National Interest 网站，<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russia-sees-the-ukraine-crisis-11461>。此为中文摘译版。

克兰分别成为独立国家以来，曾多次要求加入俄罗斯。他还正确地补充说，莫斯科先前曾多次对这些请求置之不理，那是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把乌克兰视为一个“友好的、非集团的国家”，俄罗斯是在今年年初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出逃之后才选择接管克里米亚的。

米格拉尼扬还指出，乌克兰从前比现在稳定，因为以前的总统——像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和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明白他们的国家是分裂而脆弱的，因此追求同俄罗斯和西方都保持关系的谨慎的政策；是“基辅的激进分子”放弃了这一政策，造成了当前的混乱，如果他们继续下去，乌克兰将被“毁灭”。他点名乌克兰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yuk）是试图让乌克兰结束中立加入北约的那一派的代表。

米格拉尼扬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描述为，确保说俄语的人有使用俄语的权利，建立一个联邦制的乌克兰并把权力分散到地方政府，确保乌克兰维持“非集团”地位。当被问到联邦化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时，他提到了地方长官的直接选举、独立的地方财政以及让乌克兰地方政府拥有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从事经济和贸易合作的能力。

米格拉尼扬认为，问题在于俄罗斯领导人和民众不理解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和目标。俄罗斯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华盛顿对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这一“公平的”事发出“如此噪音”。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乌克兰保证俄语使用者的权利就是个问题，而众多欧洲政府在他们国内为人数更少的群体提供类似权利就不是问题。俄罗斯人将俄乌不和看作“家务事”，认为这不应该在美国或欧盟引起什么特别的关注。他们还相信，乌克兰的现状可能只是西方制裁俄罗斯的一个借口，制裁的真正原因应该比这“更大”——一种限制俄罗斯地缘政治角色的欲望。这样的认识既导致了对美国的怀疑，也增强了对普京的支持。

在米格拉尼扬看来，普京的政策远不能满足俄罗斯许多精英的要求。例如，普京并没有正式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独立，尽管俄罗斯议会的大多数政党领袖都要求这么做。还有人敦促普京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缔造一个更大的、独立的“新俄罗斯”国（Novorossiya），甚至占领除加利西亚（一个在历史上位

于奥匈帝国境内的王国，包含了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西部）外的整个乌克兰。在表达如此看法的人里面，有些是真心相信，比如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但此人除了被西方媒体炒作之外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而另一些人则是“政治投机分子”，他们有意摆出克里姆林宫希望他们摆出的公开姿态。这些更有野心的情绪在政治上对普京有益，使他在国内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也可服务于俄罗斯的国际“宣传”。

尽管米格拉尼扬承认“俄罗斯确实感觉到”美、欧的制裁，但他并不相信克里姆林宫会被迫改变政策，因为普京仍保持着很高的精英和民众支持率。按照米格拉尼扬的说法，普京“清醒”而“谨慎”，希望与美国接触以平息乌克兰危机，然后把精力转移到其他优先事项上。米格拉尼扬认为，“迫切需要”举行一场普奥峰会；但他也指出，莫斯科（也许很准确）看不到华盛顿对这样一场会晤有什么兴趣。除了对俄罗斯和普京本人的侮辱之外，俄罗斯人看不到美国对俄政策的实际议程。而且，即便普奥峰会得以举行，奥巴马出于政治考虑不可能给予普京任何好处，普京也不会签署任何不能给他自己国家带来利益的东西，所以要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那些不同意米格拉尼扬其他观点的美国人，也很可能赞成他对奥巴马在这一问题上与普京达成协议能力的估计。很难想象奥巴马能有政治勇气尝试与普京协商解决问题，或者说将他有限的政治资本投到乌克兰而不是伊朗（后者在外交政策上似乎占有更优先的地位，并且更直接地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他自己的国内议程上（这通常要优先于国际事务）。然而，如果米格拉尼扬关于制裁所产生影响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华盛顿还没有给俄罗斯造成足够的损害以使美国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强加条件。

美国和欧洲最终能否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决定并保证乌克兰的未来，还有待观察。除其他因素外，这决定于它们打算给俄罗斯施加多大压力，以及普京和俄罗斯的精英和民众准备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反抗。长期而言，考虑到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相信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强加的条件对他们的国家是有害的，而且这种看法已成了俄罗斯政策的基础——也是普京获得公众支持的基础，美欧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在莫斯科再次发起挑战前乌克兰的状况能维持多久。

美国应该如何反应呢？我们有几种选择。

一种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包括和俄罗斯进行战争，以击败乌东部的分离分子并解放克里米亚。奥巴马政府和两党的当权者已经舍弃了这种选择，这暴露了他们对乌克兰承诺的限度以及他们对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成本效益分析。

另一种选择是美国和欧盟正在追求的选项，其实质是：接受克里米亚合并这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逆转的事实；在不诉诸战争的前提下尽其所能保护乌克兰东部，甚至包括提供武器；在避免局势严重升级的同时尝试用制裁迫使俄罗斯屈服。这也许不能奏效，但如果诉诸更严厉的制裁，必然引起俄罗斯更激烈的反应。即便制裁产生效果，其结果也只能持续到普京或他的（可能更加民族主义的）继任者准备好直接或间接地再次发起挑战为止。

还有一个令人不快的选择是：无论俄罗斯的行为和动机如何，美国都不能让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成为 21 世纪欧洲的持久现实，也不能让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而应该将资源和注意力放在东亚。这需要与莫斯科达成一个有内在缺陷的妥协。这样一个妥协无需损害美国任何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在没有与乌克兰军事结盟的情况下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我们可以在乌克兰独立的第二天无需经由北约就建立这样的同盟，如果我们确实觉得它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同样地，无论乌克兰是否拥有民选的地方长官或更强大的地方政府，无论乌克兰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像美国一样对外派遣贸易代表团，或者无论乌克兰公民是否能在政府机关说俄语，这一切对美国来说都无关紧要。

一个不完美的妥协并不能解决所有甚至大多数美俄之间的问题。除了其他方面之外，华盛顿和莫斯科不能也不会回到克里米亚之前的“现状”，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持续占领也会让莫斯科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已经改变了西方政府和公众对这个国家的看法。美国可以避免和俄罗斯的一场新冷战，但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冷和平。

（郭彩琛译，归泳涛校）